

经典收藏本



054 纸蝴蝶
papaxion 水蜜桃系列

丑奴儿 暖床妻

齐晏

羽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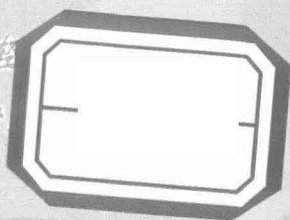
LOVE ROMANCE LOVE



满怀的爱意随飘风

轻轻

寄托白云飘向伊



趴趴熊

张吉成系列

爱情见证录……

最·舒·适·书

俗·生·观·看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趴趴熊水蜜桃系列 054

丑 奴 儿 (齐 晏)
暖 床 妻 (羽 岚)

出版发行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张涛

印 刷:呼和浩特市印刷厂

开 本:787 × 1092 毫米 1/32

印 张:7

字 数:1600 千字

版 次: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 - 3000 册

书 号:ISBN7 - 80587 - 537 - 5/I · 886

定 价:每册 8.00 元

版权所有·请勿翻印



Papaxioncaomei

丑奴儿

齐 晏



趴趴熊

水蜜桃系列

054

自从受了伤，被同龄的孩子们取笑她丑。得像鬼之后，观娣便抵死也不出门了，后来，有了爹爹送的千里镜，在树上遥望弗灵武便成了她生活中最有趣。的消遣，她日日看著他，看他从小男孩长成了挺拔的男人，看著他看了十二年的光阴……从没想到能在镜外看他的，可突然间，她有了个瞧他一眼，听听他声音的机会——假扮成沁芳格格，让他看见她脸颊后面的那片疤痕，教他因恨恶而退婚！多么不堪又伤人的要求啊，可即便如此，为了把握这仅有的机会，她仍是答应了，岂料，他不仅说她的疤不丑，还一再强调要「她」当他的新娘！这是怎么回事？



楔子

清乾隆四十年，隆冬。

大雪纷飞，银米似的雪粒无声地撒落在北京城街巷胡同中。

午夜，一顶小轿自窄小的胡同口内匆匆抬了出来，将平整的雪地踏出一路凌乱的足迹。

“快点儿、快点儿！脚步加快点儿！要是耽误了时辰，大福晋和小阿哥有了什么闪失，咱们可都别想活命了！”跟在轿旁大步快跑的中年男子，一路心焦如焚地催促着四名轿夫赶路。

小轿内，一名貌美的少妇紧抱着一个三岁的小娃娃儿，在颠晃的轿身内努力坐稳身子。

“娘，又有小娃娃要出生了？”小娃娃儿躲在母亲温暖的怀里，用软软甜甜的童音学着大人说话的模样。

“是啊，是武肃亲王府的大福晋要生娃娃了。”少妇拥紧温软的小身子，柔声说道。“观娣要乖喔，一会儿到了武肃亲王府得乖乖听话，知道吗？等娘帮大福晋把小娃娃平安生下来了以后，咱们就可以回家睡觉了。”

“好。”小观娣点了点头，微带着困意的水亮黑瞳乖巧地望着母亲。

观娣虽然才三岁多一点，但是却与一般同龄的婴孩不同，她从来很少吵闹，也不太爱哭，即使时常在睡梦中被叫醒，睡眼惺忪地随着母亲出门帮人接生，她也从无抱怨啼哭，总是安安静静待在母亲身边，等着她把事情忙完。

“等爹爹从云南回来以后，娘就算出门，家里也有爹爹能陪着你，娘也不必担心你一个人留在家没人照顾了。”少妇怜惜地吻了吻爱女柔润的面颊。



“爹爹什么时候回来?”

“娘也不知道你爹爹什么时候才会回来……”少妇陷入了沉思,秀眉轻蹙。

算算时日,丈夫出外经商已三个多月了,头一个月还曾来信报平安,接着便苦等不来他的消息,她的心等得愈来愈慌,深怕丈夫在经商途中出了什么意外……

“爹爹说要买新奇的玩意儿给观娣喔!”观娣不懂烦恼父亲的安危,只牢记着父亲临行时给她的承诺。

“你爹可能被什么事情给绊住了吧?”

少妇不愿再往坏处想,只肯这么猜测。

观娣困惑地眨眨大眼,她还小,不懂“被事情绊住”是什么意思?

“柳夫人受累了,在这风雪夜里还劳您走这么一趟。”紧跟在轿旁的男子气喘吁吁地说着。

“刘总管快别这么说,大福晋难产,民妇理当尽一份心力助福晋脱险,说这些劳不劳累的话可真是折煞民妇了。”夫家姓柳的美丽少妇温婉地说道。

刘总管重声一叹。

“咱们大福晋这头一胎实在生得太辛苦了,肚子疼了整整一天一夜了还没法把孩子生下来,王府里的嬷嬷们一个个急得束手无策,全没了主意,是秦嬷嬷听说柳夫人您替人接生颇有经验,曾亲手救过不少难产的妇人,大伙儿无计可施了,这才让我赶在半夜里请您到王府走一趟。柳夫人放心,若是您能把小阿哥平安接生下来,咱王爷必定会有重赏的。”

“民妇并不奢求王爷重赏,常言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,民妇定会尽全力为大福晋接生,我是诚心希望福晋母子都能平安。”柳夫人由衷地说。

“是呀,柳夫人菩萨心肠,但愿老天爷保佑……”

刘总管还在说话间,那奔赶中的轿子前方蓦然袭来了一大阵



狂风，将地面上的积雪霎时间卷到了半空中，雪花疯狂地旋舞着，袭得男子和轿夫一个个直打寒噤，脸色煞白。

“怎么了？”轿子忽然放慢了速度，柳夫人疑惑地掀起车帘问。

帘布刚一掀开，带着沁骨寒意的冷风便急急涌入，她忙用披风密密实地裹紧怀中的小观娣，护着她不受寒。

“这风来得真怪，吹得人睁不开眼睛！”刘总管把手伸在额前，试图遮挡突然狂扫而来的风雪。

悬在轿前两盏书着“武肃亲王”四字的灯笼，受不住狂风吹袭，“呼”地一声，翻滚到暗巷深处，飞得无影无踪。

“真邪耶！”轿夫惊悸地彼此对看。

忽然间，一声婴啼自深巷某户传出，一行人焦急着一心只想赶回王府，压根儿没去留心胡同巷弄中的婴啼声一声接着一声渐多了起来。

然而，躲在柳夫人怀中的观娣却留意到了。

“娘，我听见好多娃娃儿在哭唷！”观娣把头抬起来，轻声对母亲说。

柳夫人凝神细听，果真在沙沙的风雪声中听见了隐隐约约的婴儿啼哭声，一阵一阵从四面八方传出来，感觉就好像是每户有婴孩的人家，在同时间内都让孩子受到了什么惊吓似的。

“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柳夫人不安地搂紧了观娣。

“太吵了呀！”观娣语气虽稚嫩，回答母亲的神情却无比认真。

“是啊，这么多孩子一起哭闹，实在是太吵了一点。”柳夫人只当是观娣单纯抱怨愈来愈多的婴啼声太吵！

“不是啦，是外面那些跑来跑去的人太吵了！好多人一直跑一直跑的，还一直不停地说话，好吵喔！”小观娣忽然捣住双耳，好像真的听见了什么令她难以忍受的嘈杂声。

“哪里还有什么好吵的声音，别乱说了。”柳夫人除了风雪声外便什么也没有听见。

“有啊，真的好吵喔！娘，叫他们别叽叽喳喳吵个不停，他们把



娃娃都吓哭了耶!”观娣的小脸皱了起来,急得好像也要哭了。

柳夫人纳闷着,即使是轿夫疾行的脚步声,应该也不至于让观娣嫌吵到需要掩耳的程度,因此她半信半疑地掀开车帘往外瞧,但眼中只看见翻卷不休的风雪,雾茫茫的一片,什么也没看见。

“瞧你是胡说的不是,哪里有什么人在吵,也没看见什么人在跑呀!”

“有啊,娘,看!”观娣指着车外头狂肆乱卷的风雪说:“好多人唷!娘,他们要去哪里呀?”

柳夫人怔了一怔,看观娣满脸认真的表情,就明白她并不是胡乱说话了,莫非她是真的见到了什么?

“观娣,那些是什么人,你看得清楚吗?”柳夫人吃惊得一时没了主意。

“嗯。”小观娣的眼神恍如赏着花灯般新奇有趣。“他们长得好奇怪,头上有长角喔!那个有三只眼睛,还有那个,全身都是白色的毛耶!”

柳夫人一听,顿时寒毛直竖。

“娘看,那个人只有一只手跟一只脚,跳得好快喔,好像快要跌倒一样!”观娣噗哧一声笑着大喊。

“嘘!噤声!”柳夫人放下车帘,惊恐地将观娣紧紧搂在怀中。虽然她什么都看不到,但也明白今夜遇上精怪妖物了。

顺着观娣所形容的去想像,一幅百鬼夜奔的可怕景象便在脑中慢慢浮现,冷汗瞬间布上了她的背脊,浸透了每一寸肌肤。

百鬼夜奔,究竟是为了什么?

一个不祥的念头忽地在她心中掠过,莫非有什么祸事要发生了?

柳夫人害怕得浑身哆嗦颤栗,此时此刻,她只想尽快带着观娣返身回家,不再想前往武肃亲王府为福晋接生了。她不想和观娣两人遇上什么可怕的祸事,她还没等到丈夫回家呢!

感觉到母亲微微颤抖着,观娣的一双小手便紧紧搂住母亲的



颈子。

“娘很怕吗？”小手轻轻拍抚着柳夫人惊恐的面庞。“娘，别怕喔，有人要抓他们呢，他们好害怕好害怕，都快跑光了。娘别怕喔，观娣会保护你。”

柳夫人虽然惊惧不已，但是观娣怪异的言语更令她大感惊奇，她不解地思忖着，心中的恐惧渐渐消去了大半。

“你怎么知道有人要抓他们？”她压低了声音问观娣。

“因为他们一直说‘快走、快走，毗沙门要降世了！’一直说一直说喔，好像很怕的样子，他们已经跑得愈来愈远了，娘不用害怕喔！”小观娣用稚嫩天真的嗓音安抚着母亲。

柳夫人惊诧地怔住。观娣的语言模仿力一向极强，自她开始会说话起，不管教她念些什么词句，尽管她不明白涵义，发音咬字却可以模仿得非常清楚，因此，这会儿她模仿出来的字句也极容易就能听辨出来。

毗沙门要降世了！

柳夫人知道观娣根本还不明白“降世”两个字的意思，因此肯定绝不是观娣自己有能力编扯出来的，也就是说，观娣口中的“毗沙门”此刻其实尚未出世，然而却已经吓得百鬼乱窜了。

毗沙门是谁？这名字似曾听过……在哪处听过呢？柳夫人狐疑地深思着。

“柳夫人，前面就是武肃亲王府了！”

柳夫人听见轿外传来刘总管慌急的喊声，连忙掀开轿帘往外一看，外头的狂风不知何时已经停了，雪花无声无息地飘落，平静得好像方才那一阵强烈的狂风不曾发生过似的。

“娘，我们要去那儿吗？”观娣的小脑袋挤到了窗口来。

“是啊。”望着矗立在浓墨夜色中的巍峨府第，柳夫人的心被一大箩筐的疑问填满着，充满了阵阵不安。

“那屋子的颜色真漂亮，红红亮亮的，屋顶好像洒了好多金粉喔！”观娣惊喜地嚷嚷。



闻言，柳夫人的不安感更加深了，因为她看不到观娣所说的景象，只看见王府被浓得化不开的黑给重重笼罩住。

她隐约感觉得到，观娣所见到的异象，很可能与即将出生的王府小阿哥有关。

轿子飞快地抬进王府，大门重重合上。

柳夫人不知道此行是福？是祸？

可一旦踏进来了，是福，是祸，她和观娣恐怕都避不掉了。



第一章

嘉庆二年冬，大雪纷飞旋落，铺天盖地下了几昼夜，京城大街小巷全积满了厚厚的冰雪。

这日，城里城外的古寺响起远远近近的钟声，那晚祷的钟声响成一片，清越，悠远而又沈浑。

天渐黑，大地被暗夜吞噬。

在看不见月光的黑夜中，半空倏地掠过一道白影，窜进城郊“正觉寺”，不一会儿，又飞快地往另一座古寺窜去，白影疾速地在百余座古寺中穿梭，未曾惊动半个人。

次日，城内，外大小古寺的晨钟悠远地响起，一声声骇异的惊呼伴随着祥和的钟声，划破了清晨的宁静——

“天王手中的护国法器全不见了——”

消息传遍京城，百姓惊惶不已，不明白为何仅仅一夜间，全城古寺的“天王殿”内数以千计的法器竟全部消失了？

四大天王是在欲界护持佛法的四位天王，分别为东方持国天、西方广目天、南方增长天、北方多闻天，是为六欲天“四大王众天”的天主。

四天王宝相手中各持一护世法器，守护三十三天，九山八海，祈求茫茫红尘，千秋万世风调雨顺。

突然在一夜之间，皇城中所有古寺“天王殿”内由四天王手持象征“风调雨顺”的法器俱都消失了。无人知晓，到底是谁有通天本领能在一夜间盗走了护世天王手中的法器？

异变发生后，京城中开始陆续发生了一些奇怪难解的现象。

不只一人在深夜中看见灿烂的耀目银光，自城中一座豪门府院中冲天而出。



又有人见过发出七色霞光的一团奇异光影，凌空飘浮着。

偶尔还会有人看见，在那团七色霞光中有个像人一般的形体，散发着柔和的光芒，仿佛俯视着大地，又像在搜寻着人间细微的动静。

接连的异象挑起了满城百姓恐惧的颤抖，人人议论纷纷，都说这些是不祥的灾兆！



隔年，春末初夏时分，谦郡王府后花园内的蔷薇花架下，三个女子面对面地坐着。

“什么！是真的吗？沁芳，你没有听错吧？”

一个少女低头啜泣着，另两个年长些的女子围在她身旁诧异地惊问。

“是额娘亲口对我说的，不可能会有错。”低头啜泣的正是谦郡王府里的三格格沁芳。“而且因为是武肃亲王主动向阿玛提起这件亲事，阿玛虽然为难却也不好拒绝，只能答应下了，你们说我该怎么办才好？”

“真没想到，咱们姐妹当中居然有人要嫁给传说中的那个弗灵武了。”二姐馨芳格格怔怔然地说。

“二姐，你别说什么风凉话了，倒是快替我想想办法呀！我真的不要嫁给他！”沁芳烦恼地跺着脚。

“阿玛若已应承了武肃亲王这件婚事，我看……”大格格华芳无奈地叹口气。

“你不想嫁也不成了。”

“我不要——”沁芳失声大哭。“那些传言你们也都听过的，鄂大人家的香兰格格、海大人家的晴双格格，都在嫁给弗灵武之后疯的疯、死的死，现在让我嫁给弗灵武，分明就是要把我送上死路嘛！你们都是我的姐姐，不能见死不救呀！”



华芳和馨芳看妹妹哭成了泪人儿，彼此也都感到心酸难过。

那些从武肃亲王府流出来的可怕传言她们都知道，听说鄂大人家的香兰格格嫁给弗灵武后不到半年便发了疯，后来由娘家接回去照料，可是回家不到三天，却不小心失足跌入莲花池中溺死了。一年后，弗灵武再娶海大人家的晴双格格，未料到晴双格格也在三个月后因受到过度惊吓而病死。于是，便有弗灵武婚姻受到诅咒的可怕传言流出武肃亲王府，所有年轻未嫁的格格们，都在私下传说着，说谁要是嫁给弗灵武都会不得善终。

这也就是为何沁芳一听到自己将要嫁给弗灵武会如此惊恐的原因了。

“沁芳，或许香兰格格和晴双格格的死只是巧合罢了，你先不要自己吓自己。

说不定你就是命好，四贝勒嫡福晋的位子非要等着你来坐不可呢！”华芳轻轻拍抚着她，试着安慰。

“大姐的话没错，当年，弗灵武要娶妻是件多么轰动的大事，香兰格格和晴双格格不知击败了多少家的格格们，才得以顺利嫁进尊贵显赫的武肃亲王府，当上四贝勒弗灵武的嫡福晋。”想当初，她也是被击败的众多格格其中之一。“许是她们命薄，福分不够，所以才会年纪轻轻就死了，若因为这样就硬要说是弗灵武的婚姻受到诅咒，会不会对弗灵武太不公平了一点呢？”

“二姐，你不能因为偏爱弗灵武就站在他那边说话，我可是你的亲妹妹呀！事情不是发生在你们的身上，你们当然可以说得这么轻松了！”沁芳的无助从焦躁转为愤慨。

“沁芳，别这么说话！”大姐华芳沉下脸来。“我们当然都关心你，但是那些传言毕竟无凭无据的——”

“怎么会无凭无据？明明是两个健健康康的格格，却在嫁给弗灵武之后一个突然疯了，另一个又过度受惊而死。好，就算“发疯”不能当成证据，可“过度受惊”这件事你们觉得该如何解释？”

姐妹俩哑口无言，彼此对望一眼。沁芳的疑虑没有错，这种



“过度受惊”而死的事件极为罕见，到底是什么事能把晴双格格给吓到死呢？

“好吧，你希望我们怎么救你？”华芳无奈地摊了摊手。

这话把沁芳问傻了，说真的，她还没想过有什么方法可以救她的。

“帮你逃出府吗？”馨芳帮她想了个法子，但觉得不妥，便又摇摇头。“这方法不行，你是个自小娇生惯养的千金格格，就算逃出府去大概也是死路一条，说不定嫁给弗灵武还能活久一点。”

华芳低头思索着。“如果是一年以前，还有你二姐馨芳愿意代你嫁给弗灵武，可现在她也已经嫁为人妻了，咱们小妹才十岁又还太小了些，所以找人代嫁的方法也行不通。”

“我想退婚，有没有办法退掉这桩婚事？”沁芳把希望寄托在退婚上头，她没想要逃，唯有退婚，她才能嫁给心中想嫁的意中人。

“以阿玛怕事的个性，要他去向武肃亲王退婚是绝无可能的事，除非让武肃亲王自己提出退婚。”华芳说。

“那更不可能了。”馨芳摇头。“这件婚事是武肃亲王主动提的，他怎么有可能要求退婚，除非……”

“除非什么？”沁芳心急地问。

“除非提出退婚的人是弗灵武本人。”馨芳耸了耸肩。

华芳和沁芳微愕地对望一眼。

“这的确是好方法，可是实行起来有点困难。”华芳蹙着眉。

“为什么？只要让弗灵武讨厌我不就成了？”沁芳认真地瞪大眼睛。

“要弗灵武讨厌一个女人——”馨芳仰脸望着蔷薇花架，轻轻低叹。“唉，很难呐！”

华芳一听，掩口轻笑起来。

“什么意思？”沁芳不解地傻瞪着两个姐姐。

“皇上刚登基的那年中秋，宫里不是办了一场盛大的夜宴吗？”华芳抿着嘴笑说：“皇上为了逗太上皇开心，便把众王室大大小小



的贝勒格格们全召进宫热闹热闹。那场夜宴中，贝勒、贝子们围在一处，咱们各府格格们则远远地隔在另一处，只有那弗灵武不理会男女有别这套规矩，整夜都在格格圈中厮混。你二姐呀，就是在那夜教弗灵武给掳去了芳心的。”

沁芳瞥了一眼馨芳困窘的羞怯样，偏巧那天她病着没去，无缘亲眼目睹弗灵武是如何掳走她二姐的芳心。

“就算他喜欢在女人堆里鬼混好了，可那么多的格格里头，总也会有他看不顺眼的吧？你们仔细想想，他有没有表现过讨厌哪一府的格格？我就来扮成那样让他讨厌！”

“这才是令人费疑猜的地方。”馨芳困惑地轻叹。“任谁都看不出来他喜欢或讨厌哪一个格格，他对每个女人说话的方式都一样，温柔得就好像调情似的，连满府家的胖妞死缠着他说话，他也没露出半分嫌恶的表情，所以说，你要问他讨厌什么样的女人，我们还真说不上来呐！”

沁芳听得好惊讶，满府家的胖妞妞是公认的蠢笨格格，不只蠢笨，而且还难缠得很，别说是男人了，就连女人见了她都忍不住想闪到天边去，想不到弗灵武居然还肯和她说话？

“我记得那夜弗灵武曾经比喻自己像只狂蜂，还说每个女人都是盛开的鲜花，所以他喜欢流连在花丛中嗅闻花的芬芳，欣赏花的绝艳。”华芳摇头笑叹。

“说什么狂蜂那么好听，分明只是一个好色鬼罢了！”沁芳不屑地轻哼。她的意中人才不会整天在女人堆中鬼混呢！

“那是因为你没看过弗灵武才会这么说。”馨芳忍不住替心仪的男人辩解。“人家品貌无双、文武全才，才不是什么庸俗的好色之徒——”

“嘘，有人来了！”华芳听见细碎的脚步声，连忙打断她们的话。

一抹月白色身影踩着花径袅娜走来，纤巧的身形、素净的衣衫、偏垂的发髻，如此与众不同的妆扮，让三个姐妹只瞧一眼便知来人是谁了。



“观娣，你来了！”沁芳扬手招呼。

“观娣给三位格格请安。”观娣手中提着一只竹编的提篮，缓缓来到她们身前蹲了蹲身。

“我们躲在这儿说话，你一定找了很久吧？”华芳起身拉着观娣坐下。

“也还好。”观娣低首垂眸地笑了笑。

“你是不是又带什么好宝贝来了？”馨芳探头看了看竹篮。

“明日就是交芒种节了，等祭饯花神之后便是炎炎夏日，我想带些绣花团扇来给格格们挑选几支，炎夏午后也好使用。”观娣从竹篮中取出团扇，一支一支地摆放在石几上。

十支团扇面上精绣着栩栩如生的花、草、鱼、鸟图案，引来了三个姐妹惊艳的叹息。

“观娣，你的手真巧，这些团扇都绣得好漂亮呀！”姐妹三个轮流将十支团扇拿起来欣赏把玩。“观娣，这十支团扇你打算卖多少钱？”

“格格若是喜欢了，请随意看赏，只是我娘最近病着，还望格格能多赏一些。”观娣垂眸看着自己的双手，低低细语。

“你娘病啦，是什么病？”华芳关心地问。

“大夫说是积劳成疾，得用些好一点的药补身子。”偏垂的发髻半掩住她苍白的脸颊，看起来十分楚楚可怜。

“这样啊，那一会儿你去乌总管那儿取二十两银子，就说是华芳格格的意思，你拿这些银子去买些好药给你娘补身。”华芳一向很同情观娣的身世和遭遇，只要是观娣送来的绣品，她几乎照单全收，而这会儿更多给了一倍的赏钱。

“多谢大格格。”观娣起身道了谢，她不擅与人应酬，事情办成了便想告辞。

“格格还有别的吩咐没有？若没别的事，观娣就先回去了。”

“没有了。喔，对了，过两天你再带些牡丹或芍药的绣帕过来，越富贵艳丽越好，我额娘老嫌府里的绣娘绣得不好，我想你绣的她



肯定会喜欢。”华芳不忘再帮她留意挣银子的机会。

“是，观娣记下了。”她浅浅地笑，脸上并没有过多的喜色。“大格格如无别的吩咐，观娣就先回去了。”

“好，你回去吧。”华芳轻摇着团扇，朝她点点头。

观娣提起竹篮，一一向她们行礼别过，转身低垂螭首，慢慢循着来时的花径离去。

“唉，真是可怜的姑娘，模样生得极秀美，却不幸给火灼出了难看的伤疤，见到人总是抬不起头来。她家要是有钱有势一点，或许还能招赘个夫婿，偏偏无钱无势，还得养个体弱多病的母亲，我看观娣这辈子很难嫁得出去了。”馨芳撑着下巴，遗憾地摇头叹息。

“嫁还是嫁得出去，怕没法嫁给一个好人家的就是。”华芳轻叹，怕一朵折伤了的鲜花，未了得落在牛粪上。

“真要这样，那倒不如不嫁了。”沁芳随意捡起一支绣着白梅的团扇，漫不经心地摇着。

“人家可没你的命好，现成的武肃亲王府少福晋捧在你跟前你都不要，我看要是换成了观娣呀，巴不得花轿赶紧来抬呢！”馨芳没好气地横她一眼。

沁芳停下了摇扇的动作，呆呆地出神。

“喂，发什么呆呀？”馨芳拿着团扇朝沁芳挥了挥。

“大姐，你曾经看过观娣右脸颊后面的那片疤痕对不对？”沁芳的神色忽然振奋起来。

“是啊！”

“是不是很可怕？”她睁大眼。

“嗯，当时是吓坏我了。”华芳察觉到妹妹脸上的表情十分可疑。

“你们想想，要是弗灵武看见他将迎娶的妻子身上有着可怕的伤疤，他会不会要求退婚？”

“沁芳，你在说什么？”馨芳诧异地转望她。

沁芳没多加解释，忽地起身往观娣离去的方向追去。